

越 剧

# 五 姑 娘

顧 錫 东 編

东 海 文 艺 出 版 社



## 剧 情 簡 介

“五姑娘”原是流行在浙江嘉兴地区的一曲田歌，据说这是清末发生在嘉善县的一件真事。

五姑娘去世的母亲是“名位不正”的小老婆。因此，她虽是地主的女儿，过的却是丫环、仆人的生活。她和长工徐阿天从相互同情到火热的恋爱。这事被五姑娘的异母哥哥杨金元知道了。杨金元诬说阿天是太平军，害得阿天逃亡在外。五姑娘被杨金元打得死去活来，行动也被监视，但她对阿天的心却始终不变。

阿天偷偷回来了，两人相约逃往他乡，可是他们的计划又被杨金元发觉。杨金元逼着五姑娘自杀，五姑娘不顾一切，从楼窗跳下。杨金元追来，打伤了阿天，却被阿天杀死。在大风雨中，阿天的舅父寿公公架着五姑娘和阿天艰难地往前逃奔。

戏到这里为止。田歌中的结局却是五姑娘和阿天都被封建社会逼死了。

## 人 物

- 楊金元——男，四十岁左右，沒落地主，土霸。  
五姑娘——女，十八岁，楊金元之異母妹。  
七孀娘——女，五十岁左右，楊金元之孀娘，寡  
婦。  
二姑娘——女，十九岁，七孀娘之女。  
徐阿天——男，二十岁，長工。  
寿公公——男，六十岁左右，搖渡船的，阿天的  
舅父。  
小六子——二十六七岁，流氓。  
金老头——五十余岁。  
差 役二人  
乡 勇二人

## 第 一 場

时：春三月。

地：江南某乡村，罗汉蕩前河堤附近。

〔田歌合唱声中，幕开。〕

（合唱）

罗汉蕩水漲綠油油，  
男也愁來女也愁，

男愁沒有妻房配，  
女愁青春守空樓。

〔阿天划船過場。〕

〔楊金元上。〕

楊金元：（三角板）我楊金元，運勿好，  
賭博場里輸的多來贏的少，  
輸掉良田三百畝，  
又輸掉廿只磚瓦窰。  
到如今，住的照舊是大牆門，  
穿的照舊是好衣料，  
苦只苦銅鈿不湊手，  
要想反梢難反梢。

陳家浜陳四窰戶的兒子，是個童子癆，毛病交關重，想討房媳婦沖喜，可巧我堂房七孀娘，托我替堂妹二姑娘做媒，經我三講兩講，講得七孀娘眉開眼笑，這門親事就定落來哉。陳四窰戶送我兩百塊洋鈿謝媒禮。我不免再到城里，賭它一個痛快！

老虎雖瘦威風光，  
我三大相公，那個不知誰不曉！  
幫會里廂弟兄多，  
衙門里廂有依靠，  
敲竹杠，本領大，  
買賣婦女有門道，  
包打官司賺大洋，

坐地分贓油水好，  
鄉鄰說我不正道，  
議論紛紛實可笑，  
人為財死，鳥為食亡，  
人不為己，天誅地滅，雷打火燒。

老壽：老壽：渡船擺過來！

壽公公：（內聲）來哉。

〔五姑娘上。

五姑娘：（唱）兄妹不和煩惱多，  
受苦受累受折磨，  
我雖是，大牆門里五姑娘，

唉！

不如丫頭管家婆。

楊金元：老壽！快一點！

五姑娘：（見楊）三阿哥沒有上船，還好還好！——三阿哥！

楊金元：啥人？噢！儂來做啥？

五姑娘：三阿哥！儂今朝勿要進城去！還是去找找長工吧。眼看三月快過去，田里生活還沒有人做，那能辦法呢？

楊金元：几畝飯米田，有啥了勿起，我勿管！——老壽！快一點！

五姑娘：三阿哥，田總歸是要種的呀，勿種吃啥呢？

楊金元：我外面事情交關忙，那有工夫去找長工？儂自己想办法好哉！



五姑娘：別樣事體，好想辦法，雇長工末……

楊金元：少講！啥人听儂嚙！

五姑娘：好！勿囉嗦！（走）

楊金元：轉來！

（唱）儂发脾气啥人怕，

我劝儂，小姐架子勿用摆，

儂虽说姓楊根不正，

自家的身分要明白。

徐阿天：（內唱田歌）

罗汉蕩水漲綠油油，

渡船撐出小桥头——

〔阿天与寿公公撑船上。〕

寿公公：三大相公，上船吧！我回去吃飯，我外甥渡儂去！

楊金元：儂外甥是那一个？

寿公公：喏，阿天！

五姑娘：阿天？

寿公公：阿天，渡三大相公过去，当心点！

（楊上船，开船，下。寿公公看見五姑娘。）

寿公公：五小姐！

五姑娘：寿公公，几年勿見，儂外甥長得介大了。

寿公公：長大了有啥用，飯也沒得吃！（走）

五姑娘：寿公公！阿天这几年来拉啥地方？

寿公公：东奔西跑做長工。

五姑娘：現在呢？

寿公公：找勿到生活，幫我搖渡船。（下）

五姑娘：（唱）十年前看見徐阿天，  
二人偷偷進瓜田，  
摘一個西瓜分兩半，  
吃到咀里似蜜甜。  
今朝看見徐阿天，  
身體強壯已成年，  
我有心親口請他把長工做，  
怕只怕，男大女大當面講話不方便。  
我家缺長工，阿天沒生活，想不到事情這樣巧，我去找壽公公去。

〔五欲下，二姑娘上。〕

五姑娘：二姐，儂到啥地方去？

二姑娘：特來找儂。

五姑娘：有啥事體？

二姑娘：（欲言又止）唉！

（旁唱）

母親替我把婚事訂，  
又是羞來又擔心，  
我有心對五妹把心事講，  
講出來又怕難為情。

五姑娘：（旁唱）

見二姐，心事重重不出聲，  
勿知道出了啥事情？

噢！

七孀娘為人她看不慣，

想必是，母女不和又把气生。

我唱只田歌讓伊高兴高兴。（走上前，开玩笑地）

（唱田歌）

三月桃花滿树紅，  
情哥小妹喜相逢，  
爹娘面前呀，只說三分話，  
对情哥呀，全盤托出啲倒腸空。

二姑娘：瘋瘋顛顛，人家滿肚皮心事，儂反倒来寻开心！

五姑娘：母女兩介头，爭吵几句，又算个啥？何必生悶气呢！

二姑娘：勿是吵咀，是，是別样事体。

五姑娘：啥事体？

二姑娘：五妹，我……

五姑娘：儂那能？

二姑娘：我……

五姑娘：儂，儂这个人，就象冬天用的湯婆子，滿肚皮气全悶在里厢，走，儂帮我到竹园去掘几株筍，我唱田歌替你解解悶气！

〔五姑娘、二姑娘同下。〕

徐阿天：（在內唱田歌）

罗汉蕩水漲綠油油，  
兩岸的田歌呀，  
唱呀唱不休。（划着七疋娘上）  
郎呀姐呀，为啥唱起私情事？



哎呀呀，自古以来，  
露水夫妻是难呀难白头。

〔寿公公上。〕

寿公公：阿天，上来吃饭去吧！

徐阿天：噢！

〔七孀娘拿果包上岸，阿天上岸挽船绳。〕

七孀娘：老寿，儂到啥地方去了？我到城里去，一来一回，渡船上不见儂个人，儂不摆渡了？

寿公公：不摆渡吃啥？我外甥帮我当替工。

七孀娘：（看阿天）噢，是儂外甥，怪不得有点面熟。

徐阿天：娘舅，我吃饭去哉。

寿公公：去吧！

〔阿天下。〕

寿公公：七大娘，儂到城里去做啥？

七孀娘：替我阿囡办嫁妆。

寿公公：二姑娘有了人家了？

七孀娘：嗯，三大阿哥保的媒，昨天才订下的。

寿公公：是啥人家？

七孀娘：老寿，要是我不说儂猜也猜不出。（指远处）儂看，十三只大窑墩，烧得烟雾腾腾的，那是那一家？

寿公公：陈四窑户家。

七孀娘：对呀！陈四窑户家少爷，就是我老太婆的新姑爷呀！

寿公公：陈四窰戶就一个独养兒子呀！

七孀娘：是呀！

寿公公：陈四窰戶的兒子，听說生毛病，儂勿曉得，

七孀娘：哎，有錢人家，生了毛病，多吃几帖藥就会好的，有啥要紧？老寿，儂为啥不同我道喜呢？

寿公公：噢！恭喜恭喜！七大娘，亏你給女兒攀上这門高亲，从今以后，儂有靠傍哉！

七孀娘：嘻嘻，养大个女兒，結門好亲，也勿容易。老寿啊，陈家下个月就要娶亲，你来搖船送亲好哦？陈家是闊牆門，賞錢一定勿会少的。

寿公公：到时候再講，有空我就来。

〔内声：“摆渡！过来！”

寿公公：（应）来哉！（向七）我去了！（划船下）

七孀娘：有事我来叫儂！

五姑娘：（内）二姐勿要难过！

七孀娘：（看見女兒与五走来）咦！阿囡同五丫头来拉此地做啥？讓我躲过一旁听听看。（躲起）

〔五姑娘与二姑娘同上。

五姑娘：二姐呀！

（唱）終身大事非兒戏，

錯配姻緣后悔迟，

七孀娘，为貪錢財迷心窍，

依我看，儂还是趁早打主意！

七孀娘：（旁白）这个小老婆养的賤胎，要死快哉！

二姑娘：唉！娘啊娘！

(唱) 儂未生多男并多女，  
为啥要，挑一个半死半活的病女婿，  
陈家富貴我不爱，  
要我成亲我不依。

五妹，儂放心，这門亲事，我一定退掉它！  
〔七孀娘出来。〕

七孀娘：（故作不知）哎哟！阿囡！儂来拉此地做啥？

二姑娘：娘！

五姑娘：七孀娘！

七孀娘：阿囡，衣裳料子买来哉，勿知儂中意勿中意，  
走吧，回家去，儂仔細看看看！

二姑娘：娘！我有句話要問儂！

七孀娘：有話屋里去講，快走！

二姑娘：娘，听說……

七孀娘：屋里去講，听見沒有？

二姑娘：（不走）

五姑娘：（故意地）七孀娘，听說二姐有了人家哉，勿  
知是啥人家？

七孀娘：噢，是陈四窰戶的少爷。阿囡，儂为啥不告訴  
五姑娘呢？

五姑娘：陈四窰戶有几个兒子？

七孀娘：一脉單傳，只有一个独养兒子。儂講講看，我  
阿囡的福气好哦？

五姑娘：七孀娘，兒女的婚姻，是一輩子的大事，总要  
仔仔細細打听打听才好，听說陈家的兒子……

七孀娘：那能？

五姑娘：七孀娘，儂只生二姐一个囡，千万不可誤了伊的終身，听說陈家的兒子是个……

七孀娘：是个啥？

五姑娘：是个童子痲！

七孀娘：呸呸呸！黑咀白舌乱嚼人，啥人告訴儂我家姑爷是童子痲？儂講！儂講！青天来拉上头，隨便咒人是罪过的！

五姑娘：哼！（冷笑）

七孀娘：自家命勿好，看見別人有福气，眼睛就紅起来哉，沒羞沒臊！

二姑娘：娘，儂勿可冤枉五妹，伊是为我好！娘，这門亲事……

七孀娘：（把二姑娘拉在一旁）阿囡，勿要乱听別人的閑話，（指五姑娘）伊是小老婆养的，这种小鷄生的蛋，沒好东西，往后勿要同伊亲近！

二姑娘：娘！五妹有啥勿好？儂要这个样子罵伊呢？

七孀娘：阿囡儂可曉得，伊是啥人？儂是啥人？阿囡啊！

（唱）儂好比，楊家園內一支花，  
園角落的野菜好比她；  
儂好比，楊家堂上一块玉，  
伊好比，牆根底下一片瓦，  
白玉破瓦分貴賤，  
野菜怎好伴鮮花？

如今儂已是陈家的人，  
从今后，穿綢緞吃魚肉，福氣天來大。  
儂勿要，三心并二意，  
怕只怕，陈家知道要見怪！

回去吧！阿囡，少听別人閑話，陈家姑爷毛病  
就要好快哉，張瞎子搭伊算命，講伊能活到九  
十九，有五男兩女送終呢！

〔二姑娘哭着跑了下去，七孀娘連忙追趕。

七孀娘：阿囡！阿囡！（回头狠狠看了看五姑娘）小老  
婆养勿出好胎，小鷄生勿出好蛋，挑唆我阿囡  
要遭天雷打！阿囡！阿囡！（下）

五姑娘：（悲感交集，眼里含着泪，輕輕地唱起田歌  
来）

蚕要溫和麥要寒，  
奴奴我，无依无靠呀好呀好心酸，  
一肚子委屈呀对啥人訴，  
好比那，风吹雨打呀浪里船！

〔阿天在幕后接唱田歌。

徐阿天：（唱）风吹雨打哟，  
浪呀浪里船，  
自家撑舵呀自心寬，  
娘死了那能再回阳轉，  
早配个如意郎君呀，  
了那了心願，  
了那了……

〔阿天上，見五，感到很面熟，一時記不起是那個，走了過去，又回頭望望。五連忙拿起竹籃子想走開，不留神跌了一交，籃里竹筍滾了一地。〕

徐阿天：姑娘當心！早上落了一陣雨，草坡上滑得很呢！（把筍一支一支地拾到籃中，五爬起來，撫着膝蓋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天拾畢，想把籃子交給五）姑娘拿去吧！

〔五羞，不接。天不好意思地把籃子放在她身旁。〕

徐阿天：姑娘，放拉此地！

五姑娘：（拎起籃子）謝謝儂，阿天！

徐阿天：噢！儂那能曉得我名字？

五姑娘：（笑）

徐阿天：儂是，儂是五姑娘——啊，五小姐吧？

五姑娘：（笑，點頭）小燕子長大哉，頭頸還是紅的，儂長大哉。（笑）以前偷西瓜那付神氣還看得出來！

徐阿天：（笑）五小姐記性真好，我剛才看見儂，又象面熟，又象陌生，再也想不出在啥地方見過。

五姑娘：怪不得儂走過去了，又回頭看看。

徐阿天：我離開西浜，一晃就是十年哉，以前的小桃樹，如今開了滿樹鮮花，我一見就呆住哉。

五姑娘：會叫的燕子，隔了幾年，還是會叫，喜歡唱田歌的阿天，隔了幾年，還是喜歡唱田歌！



徐阿天：（笑）

五姑娘：阿天，这几年，儂可好？

徐阿天：（感叹地）唉！那里还会好哟！

（唱）我好比，

孤單單的野鴨到处游，

一年四季忙不休，

長工不如牛和馬，

今生今世难出头。

五姑娘：（唱）野鴨倒也无牵挂，

不知儂，如今宿在那村头？

徐阿天：（唱）今年的生活无着落，

我好比，游方和尚庙难投！

五姑娘：寿公公为啥不替你想想办法呢？

徐阿天：娘舅替我找了好几处，都是“鷄蛋里算得出骨头”的人家，我勿肯去，只好过几天再講。

五姑娘：阿天！

徐阿天：啥？

五姑娘：我倒有一分人家，不知儂肯去不肯去？

徐阿天：啥人家？

五姑娘：（背白）我三阿哥名气勿好，只怕伊勿肯做，我不如先托寿公公劝劝伊。——阿天，是啥人家，我先勿告诉儂，等几天，寿公公会同儂講的。

徐阿天：五小姐，儂勿曉得，我性子交关急，儂要勿講出来，我飯也吃勿落，覺也眠勿着。

五姑娘：好，我就告訴儂：這分人家呀！

（唱）門前槐樹雙人抱，  
村旁邊，有座小石橋，  
東面是，貞節牌坊高又高，  
西邊立拉一座土地廟，  
前有廳堂后有樓，  
三月三，花牆眼里露紅桃，  
要是儂阿天到他家，  
粗茶淡飯有照料。

徐阿天：到底是啥人家？

五姑娘：儂猜猜看！（下）

徐阿天：（唱）門前槐樹雙人抱，  
樹旁邊有座小石橋……

（想）——

這分人家我猜到了，  
原來是，她家要把長工找！（下）

## 第 二 場

時：次日。

地：街上。

〔楊金元無精打采地上。〕

楊金元：（唱）放下牌九押大寶，  
昨日賭博到今朝，  
實指望，旗开得勝撈一票，  
不料想，兩百塊洋鈔全報銷。

今朝这场赌，真是晦气，两只手好象跌进粪缸里一样，赌赌铜宝，运气勿好，赌赌牌九，也勿凑巧，板七一，扣吃我鹅六别，我坐一付天九王，偏偏碰到对家小五宝，唉！我杨金元的运气真是霉豆腐开齏一样！

輸得我，心里好象滾油澆，  
又急又恨又气惱，  
洋銅輸光心不死，  
恨不得，立时立刻把本撈。  
苦只苦，沒有賭本难下注，  
想要撈本撈勿到！

只顧賭博，把吃飯也忘記脫哉。身上連吃飯的銅鈔都輸个光，那能办法呢？

〔小六子上。〕

小六子：三大相公！三大相公！

楊金元：小六子，哇拉哇拉啥事体？

小六子：三大相公，我到处寻儂寻勿到！

楊金元：儂要动啥腦筋？

小六子：南門里廂金大老爷你可認識？

楊金元：認得的。那能？

小六子：金大老爷今年五十二岁哉，枉有万貫家財，就是沒个兒子，要討个小。

楊金元：伊要討小末討好哉，关我啥事体？

小六子：三大相公，儂路道熟，勿知道可有合适的人，

楊金元：伊拉肯出啥价鈔？